

流年碎影

祭祖

汪爱琴

我在祖屋祠堂里度过了二十个春节，一晃离开它二十二年了。辗转沉浮，年少时过年的一些场景，如今依旧清晰，特别是在祠堂里祭祖的场景宛在眼前。

腊月里，年味渐浓，家家户户除了准备年夜饭，提前准备祭祖的贡品也是一大要事。整只猪头、猪尾巴、猪蹄，是少不掉的。剃得光光滑滑的猪头在腊月初就已经腌制好，油晃晃的，连着猪脚、猪尾巴一起放到清水里煮，什么佐料都无需添加，煮到筷子可以戳下去时，香味已混合着鞭炮的火药味飘荡在空中。户主们先是把它们装在饭桶里，再放

上刀和筷子。我一直弄不明白，刀有什么作用？

光有肉是不够的，还要盛三碗米饭，把它们拢成宝塔型，用碟子装上家里做的米粿，再把米粿点红，备上酒，用托盘托着到祠堂，整齐地摆在案板上。搬运和摆放这些祭品，都由每户的男主人完成。菜和贡品做得再怎么有模有样，妇人们在还年这个环节都是旁观者，她们在旁边看热闹，比较着自家的贡品和他家的不同。

还年是有讲究的，谁家值年，谁家的贡品就摆在祠堂牌位最近的位置，大概是最易被祖先发现吧。

“天地君亲师”下的列祖列宗的

牌位，虽已字迹斑驳，却也因为过年，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倘若字迹模糊，就要再着墨，使之更清晰。除了贡品可以占到好位置，值年人家还享有燃放第一挂鞭炮的待遇，只有等他家的爆竹炸响后，别人家才可以开始放起自家或长或短，或大或小的爆竹和礼花。那几年中，从燃放的烟花爆竹可以见到一家的光景，比如添了人丁，比如考取功名，比如发财升官，都会放得特别多。

放完爆竹就要烧香纸，既是给祖先们献礼，也是祈求他们依旧勤勉地在天堂护佑各家儿孙。烧完香纸，就要敲磬，这个任务非我伯父莫属。他

是个极重视乡间古老习俗的人。他每敲一下磬，说一句好话，送一句祝福。年三十和初一的出天光（即出门仪式），他的身边总里一层外一层的围着人。新春伊始，谁不想被祝福呢？

重礼节的伯父却有点封建。年初一，如果第一个去他家拜年的是女孩子，一定会吃顿闭门羹。要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去他家，他会用颤颤巍巍的手，抽出一根佛子岭烟，很郑重地递上，这个时候的孩子俨然是尊贵的客人，他还会抓一大把瓜子、花生，捧给孩子，有时还把稀缺的饼干，塞到孩子的口袋里。弟弟就经常受到他的这种礼遇，而我却受过他的冷遇，所以每年的初一，都是跑完所有邻居家，最后才去他家走一遭。

如今敲磬的大伯已去世多年，但我在过年时，似乎还能听到他的朗朗祝福声，还有他手中的磬发出的清脆的声响。

情感涟漪

十五朵玫瑰花

王金桥

二月的山城，在经历了去冬历史最低气温后，开始回暖，如初春。雨后夜景，在衙前河水的映衬下，格外炫丽多姿，柔美温馨。阿珏刚放假，在家与同学轻松交流。我陪妻子去衙前河边散步，不紧不慢。我牵着妻子的手，领她去一家花店。

庚子年的伤痕，是新冠肺炎疫情给烙上的，突如其来，烙进了每个人的心坎。这一年，我与妻子结婚十五年。按约定，当送妻子十五朵玫瑰花。

妻子眼眶里打转的泪花，如同鲜艳玫瑰花瓣上的水滴，娇羞可

人。我深知，妻子这一年的不易：疫情期间连续长时间加班，阿珏上网课的监管和指导，家里家外诸多琐事的协调与打理……工作和家庭两副担子，妻子无言地扛起。

我在山城边远小镇主政，只能以工作为重，有顾家心，无顾家力。欠下妻子的，赠以十五朵玫瑰花，聊以弥补。

我还记得去年正月初二开始上班、加班，工作上的高负荷加上思想上的高紧张，妻子几度心力交瘁，夜不能寐。她早起晚归，还得精心安排孩子阿珏的网

课，连续两三个月。阿珏复课测验，成绩列前，妻子始终悬着的心，这才放下。

卫健机关作为防疫工作的主阵地之一，妻子负责财务工作，细心、严谨、高效、精准。常常，妻子夜间不定时联络协调工作，因为统计报表必须当天出炉，且不能有丝毫差错。有时加班至深夜回家，怕电话惊扰家人，她索性闭门书房，继续填表、对表、核表、传表，几次至凌晨。而我，则在距她八十余里外的小镇，爱莫能助。

疫情期间，远近亲朋询问相关情况的电话特多。妻子不厌其烦，一一答复，协调妥贴，不让我操心，还常常给我电话、微信，让我安心防疫，因为小镇与湖北毗邻，大意不得。我进城办事回得家中，妻子总会挤出时间，烧三五可口菜肴，让我多吃几口

饭，不时还幽默道：“疫情让彼此距离更远，要让‘宾’至如归啊！”

阿珏主持学校的新年元旦晚会，正赶上几十年不遇的寒潮。晚会前，妻子每天晚上辅导完阿珏的作业，还得陪练主持词，常至深夜十一二点。晚会当天，妻子担心阿珏穿礼服会冻着，专门买上两个“小太阳”，请假跟前跟后一整天。阿珏得到了千人场合的历练，妻子则精力透支，疲惫不堪。

一切付出，都是无价的。这十五朵玫瑰花，是我送给妻子的，有歉意，也有感激。



邀集诸叫化子和老弱病残人等至一酒馆饮宴。对酒馆老板说道：“一切费用，县大人答应支付，不会少你们一分。”次日，酒馆老板携众人至县衙帐房讨钱，县官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是谁说的？”老板如实说了，县官命衙役缉拿何方宾，令跪在堂下候审。县官问道：“本官何曾许诺这般人在酒馆饮宴？速速从实招来。”何方宾要来纸墨，连写两个“悲”字。县官怒道：“悲从何来？说不出道理，便捆绑吊打！”何方宾奋笔疾书：“悲呀悲呀我的天，先皇去世未周年。文武百官皆孝服，县官大人骑马彩服看龙船。”县官看后，惊惶失措，俯身下阶，扶起何方宾，请求只要免于上诉，一切条件皆可许诺。何方宾说：“小事一桩，请将酒馆一切费用付了。”县官连连说道：“本官认帐，认帐。”

何方宾老来贫病交加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其嫂恶其“雀”，不欲照料。何方宾说：“如能好好照顾我，我死时遗一物，你将永远受用不尽。”嫂意想他定藏有财物，遂勤加侍候。至弥留之际，嫂探问道：“你有什么物，现在应告诉我了。”何方宾道：“我鸡埘上有一只篋篮，篋丝极细，可供嫂子永远剔牙齿。”言罢即歿。

刺破脚，生怕树叶打伤头”“巧妇难为无米饭，老娘不是省油灯”等。又以诙谐及擅长刀笔著称，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也不少。

一日，何方宾至破罡湖渡口准备过渡，无奈渡船已离岸两丈余。何方宾呼请船夫带自己过河。船夫不肯。船上有一妇女代请说：“就带他一次吧。”船夫遂信劝摇桨靠岸，何方宾得以登舟。

船夫道：“听说你会讲故事，就请讲个故事凑凑兴吧。”何方宾回道：“一时间哪有故事讲？”船夫固请。何方宾说：“那就讲个今日之事吧。我今天上午在家，与儿子下象棋，我下输了，棋子被儿子吃个净光，只剩个象，我要用象过河，儿子不带，我的老婆说，就带你老子过一次河吧。”满船渡客哑然失笑。

某村有一女子，早孀，欲分得其夫家财产回到娘家，公婆坚决不许。其女请何方宾代作诉状，告至县衙裁决。其状子云：“十七嫁，十八孀，奈何公强叔壮，从之则乱伦，逆之则不孝，特请归家成节事。”县官览禀，批示云：“节高理正，合当从女所请，分与田产。”遂胜诉。

何方宾曾去某县，听百姓谈论县官贪污受贿，欺侮小民，怨声载道。时值端午节，县官乘八抬大轿，拥娇妻妾，锦衣彩服，一路吆喝，来至江边，观看划龙舟比赛。

何方宾见此情形，怒不可遏。遂

两个“雀才”

方千

话说清末民初那些年，各路大神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派纷纷嚷嚷。当时，在老桐城南乡，今枞阳境内，有两个“雀才”，一个叫吴志和，一个叫何方宾，二人性好滑稽，风趣诙谐，人称“雀并（嘲弄）人”不打草稿，“正才不足，歪才有余”，其敏捷才情确也令人捧腹、佩服。

吴志和，枞阳会宫安凤岭人。有一次，某家办喜事，接吴志和去吃酒。他来迟了，酒席已开始。客人都说：“等候老先生多长时间了，你为何来迟？”他说：“今天在家先搞了一口，老伴炒了一大碗麻雀肝给我下酒。”客人都问：“哪来许多麻雀肝，就是有，那要多少麻雀肝啊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：“是这样，今天我家晒稻，要儿子看麻雀，但那麻雀东赶西来，西赶东来，儿子气不过，用石碾来压，把麻雀一伙（起）压死了。”客人诧异地问：“用石碾压，麻雀也不飞吗？”吴志和说：“那些杂种，只顾前面吃，哪知后面还有人？”客人一听，这下明白了，这家伙是变着法子骂人呀！都恨恨地说：“这个老不死的，我们跟子（今天）都被他戏弄了！”

还有一则“吴志和打酒”的故事。家里酒喝光了，他到街上姑嫂酒

店打酒。小姑眼见客人来沽酒，而酒还没有兑水，便急忙用暗语问嫂子：“绿水青山搭几多？”嫂子悄声回到：“北方壬癸任调和。”这句暗语跟五行方位有关，五方中北方属水，天干中壬癸也属水，所以北方壬癸属水。吴志和学识也是杠杠的，插言道：“拿钱不买金生丽。”《千字文》中有“金生丽水，玉出昆冈”，他借用这句却不说出“水”字，正是指“水”。说完，抬脚要走，准备到隔壁店去买。嫂子一看便直说道：“门外青山绿更多。”“青山绿水”是成语，这句省去了“水”字，意指隔壁店的酒兑的水更多呢！

嫂子怜惜吴志和口才不错，就请问尊姓大名。吴志和答说：“我姓骚。”嫂子白他一眼，说：“百家姓中没有这个姓，你好好的为什么要姓这怪姓呢？”吴说：“我偏要信这怪姓。”嫂子又问：“你的大名呢？”吴志和说：“我名字叫公鸡！”嫂子抿嘴一笑：“你这个名字太不雅了！”吴志和说：“我若不号‘骚公鸡’，何以拿钱到你家中打水呢！”枞阳民间俗称“公鸡打鸣”为“公鸡打水”。阳春白雪，估且晒之。

另一“雀才”何方宾，清末枞阳镇人，善用谚语集成对联，有“倚侍草鞋